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獅子吼

第三回 民權村始祖垂訓 聚英館老儒講書

話說浙江沿海有一個小島，名叫舟山，周圍不滿三百里。明末忠臣張煌言奉監國魯王駐守此地，鏖戰多載，屢破清兵。

後為滿洲所執，百方說降，堅不肯屈。孤忠大節，和文天祥、張世杰等先後垂輝。那舟山於地理上，也就很有名譽，和廣東的山（宋陸秀夫負少帝投海殉國於此）同為漢人亡國的一大紀念。那舟山西南有一個大村，名叫民權村。講到那村的佈置，真是世外的桃源，文明的雛本，竟與祖國截然兩個模樣。把以前的中國和他比起來，真是俗話所謂「叫化子比神仙」了。該村煙戶共有三千多家，內中的大姓就是姓孫，除了此姓之外，別姓的人不過十分之一二。有議事廳，有醫院，有警察局，有郵政局。公園，圖書館，體育會，無不具備。蒙養學堂，中學堂，女學堂，工藝學堂，共十餘所。此外有兩三個工廠，一個輪船公司。看官，你道當時中國如此黑暗，為何這一個小小村落倒能如此？這是有個大典故的。當滿洲攻打舟山之際，此村孫家有個始祖，聚集家丁子弟、族人領裡，據垣固守。滿洲攻了好幾次，終不能破。那老臨死，把一村的人都喊到面前，囑咐道：「老朽不幸，身當亂世，險些兒一村的人都要為人家所殺。今幸大難已過，然想起當日滿洲的狠毒，我還恐怕、痛恨得很。我想滿洲原是我國一個屬國，乘著我國有亂，盜進中原，我祖國的同胞被他所殺的十有八九。即我們舟山一個孤島，僻處海中，也不能免他的兵鋒。四五年之中，迭次侵犯我這一村。多蒙天地祖宗之靈，一村保全。然你們的祖父，你們的伯叔，你們的兄弟，已死了不少。你們的姑母姊妹，嫁在別村的，為滿洲擄去，至今生死不明。這個仇恨，我已不能報了，望你們能報。你們不能報，你們的子孫總要能報。萬一此仇竟不能報，凡此村的人，永世不許應滿洲的考，不許做滿洲的官。有違了此言的，即非此村的人，不許進我的祠堂。更有一句話：

無事時當思著危難時候。這武藝一事，是不可丟了的。女子包腳很不便，我村不可染了這個惡習。」說完便死了。此村的人永遠守著他始祖的遺言，二百餘年，沒有一個應考做官的。名在滿洲治下，實則與獨立國元異。

原先仇視洋人，看見洋人就磨刀要殺。滿洲道光年間，舟山為英國所占，英兵從民權村經過，殺了村裡二人。村中即鳴鑼聚眾，男女四五千人，器械齊全，把英兵團團圍住。英兵主將得信，立即帶了大兵往救，損了數百名兵丁，死了數員頭目，才拔圍而出。那時英兵和滿洲官兵交戰，沒有敗過一次，單單這次被民權村殺得棄甲丟槍，損兵折將。因此民權村的名，各國都知。後民權村有幾個名人，遊歷英、法、德、美各國回來，細考立國的根源，飽觀文明的制度，曉得一味野蠻排外，也是不行的。必先把人家的長處學到手，等到事事夠與人平等，才能與人爭強比弱。單憑著一時血氣，做了一次，就難做第二次，有時敗下來，或不免折了興頭，不特前些的壯氣全無，倒在對人恭順起來，豈不可恥！所以他們回了民權村，即把人家的好處如何如何，照現在的所為，一定不行的話，切實說了。即提議把村中公費及寺觀產業開辦學堂。那時反對的人十有其九。

這幾個人也不管眾人的是非，自己拿出錢財，開了一個學堂。

又時時勸人到外洋求學。那些不懂事的人，說他們「如今入了洋教，變了洋鬼子，反了始祖的命令，了不得！」帶刀要刺殺他們，有幾次險些兒不免，這幾個依然不管，只慢慢的開導。

數年以後，風氣便回轉來了，出洋的也日多一日。把一個小小的村子，純仿文明國的辦法。所以有這般的文明，仇滿排外主義，比前越發漲了好多。前事少敘，話歸本傳。

且說民權村中有一個孫員外，孺人趙氏。中年在南洋經商，因此發跡，家財千餘萬，好善樂施。年已五旬，膝下尚沒有嗣息。一日，孺人身懷有孕，到了臨盆時期，員外孺人老年產子，未免有些耽心，請了幾個產婆到家伺候。只聽得「呱呱」之聲，孩子已生出來了。過了三日，員外抱來細看，生得面方耳大，一望而知為不凡之器，不勝大喜。時週歲，替他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：「念祖」。年三四歲，即聰慧異常。不到五六歲的時候，看見一個小小蝦蟆，被一條二尺多長的蛇吃了，不勝憤怒。他拿起一根小木棍想打那蛇，帶他的家人連忙要抱住他，那裡抱得住，說道：「我要打死他！我看得不得這些事！」這家人另喚一個人把那蛇打死，方才甘休。是歲入了蒙養學堂，蒙養畢業，入了村立的中學堂。這學堂的學生共有二三百人。

總教習姓文，名明種，原是江蘇人氏，是一個大守舊先生。

他講了多年的漢學，所著的書有八九種，都是申明古制，提倡忠孝的宗旨。視講洋務者若仇，以為這些人離經叛道，用夷變夏，盛世所不容，聖王所必誅。凡欲在孔孟之徒的，不可不鳴鼓以攻之。做了好幾篇論說，登在《經世文編》內。又擬了幾個條陳，打量請一個大員代奏，條言學堂不可興，鐵路不可修，正學必崇，邪說必辟等事。那些守舊黨都推他老先生做一個頭領，議論風生，壓倒一時。文明種說一句，四處都傳出去了，那班想要阻撓新政的朋友，盜來寫在奏折內，一定成功的。不料他有一個得意門生，瞞了他私往日本國留學。他得了信，噪的了不得，說等他回來，一定要將他打死。有一年，那門生竟然回來了，一直來見文明種。文明種一見了那個門生，暴發如雷，那時沒有刑杖在身邊，順便拿起一根撞門棍，望那門生當頭打去。那門生忙接住了撞門棍，稟道：「請老師息怒，待門生把話說清，再打不遲。」文明種氣填滿了胸堂，喘息應道：

「你說！你說！」那門生又道：「一時不能說清，請老師容我說六日。」文明種道：「你且說起來。」那門生便把近世的學說，反覆說了幾遍。文明種又動了幾次氣，不能容了，又要起來打那門生。那門生扯著他不放，嘴裡只管說下去。後來漸漸文明種的氣平了，容那門生說。說到第三日，文明種坐也不是，行也不是，便不要那門生說了。

那知他想了好幾日，忽然收拾行李，直往日本，在某師範學堂裡聽了幾個月的講，又買了一些東文書看了，他的宗旨便陡然大變，激烈的了不得，一刻都不能安。回轉國來，逢人便講新學。那些同志看見他改了節，群起而攻他。同縣的八股先生打開聖廟門，祭告孔聖，出了逐條，把他革出名教之外。文明種不以為意，各處游說。雖有幾個被他說開通了的，合趣的終少。江寧高等學堂聘他當漢文教習，他以為這是一個奴隸學堂，沒有好多想頭，不願去。

聽說民權村很有自由權，因渡海過來，當了那裡學堂的總教習，恰好念祖便在這一年入了學堂。文明種見那裡一班學生果然與內地不同，粗淺的普通學問無人不懂。內中尤其有兩個很好的：一個名叫繩祖，一個名叫尚祖，都是念祖的族兄弟，比念祖略小一點。繩祖為人略文弱一些，而理想最長，筆下最好。尚祖性喜武事，不甚喜歡科學。文明種把他三人另眼看待，極力鼓舞。到了次年，又有一個姓狄名必攘的，來此附學。必攘住在舟山東北，離此七八十里，學問自然不及三人，卻生得沉重嚴密，武力絕倫，十三歲時候，能舉五百斤重的大石。文明種也看上了他。他雖不與三人同班，文明種卻使他與三人敘交，他三人也願交必攘。四人水乳相投，猶如親兄弟一般。文明種看見這學堂的英才濟濟，心滿意足，替學堂取了一個別號，叫做聚英館。又做了一首愛祖國歌，每日使學生同聲唱和。歌云：（歌文原稿已遺，故中缺）……。那聚英館的學生聽了此歌，愛祖國的心，不知不覺生出來了。光陰似箭，轉瞬已是三年有餘，學生的程度水漲的相似，一天不同一天。

文明種曉得這裡的種已下了，再想往別處下種。傳齊全堂學生，於休息日到一個大講堂坐下。只見文明種不慌不忙，拿著數本書，走上台來，向眾低頭行了禮，各學生一齊起身，向上也行了一禮，仍復坐下，寂靜無聲。文明種把玻璃杯的茶喝了幾口，然後說道：「鄙人無才無學，承蒙貴村的父老錯舉了來當這學堂的總教習，如今也有好幾年了。深喜諸君的學問皆有了長進，老拙實在喜歡得不得了！目下鄙人又要離別諸君，想往別處走一走。老拙對於諸君的種種愛護之情，無以為贈，只好把幾句話來奉告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他又喝了一口茶，咳嗽了幾聲，即抗聲言道：「諸君諸君，學問有形質上的學問，有精神上的學問。諸君切不可專在形質上的學問用功，還須要注意精神上的學問呢。」念祖起身問道：「精神上的學問怎樣講呢？」文明種道：「不過是『國民教育』四字。換言之，即是民族主義。不論是做君的，做官的，做百姓的，都要時時刻刻以替民族出力之心，不可僅顧一己。倘若做皇帝的，做官府的，實在於國家不利，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國民的權利，把那皇帝官府殺了，另建一個好好的政府，這才算盡了國民的責

任。」講到此處，內中一個學生驚問道：「怎麼皇帝都可以殺得的！不怕悖了聖人的教訓嗎？」文明種把此人瞧了幾眼，叱道：「你講的什麼！你在學堂裡多少久了？難得這些話還虧你說得出口！」眾人忙答道：「他不是本村的人，是從外面來附學的，到此才有幾天。」

文明種道：「這就難怪。坐下來，我來講給你聽。《書經》上『撫我則後，虐我則仇』的話，不是聖人所講的嗎？《孟子》『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』的話，又不是聖人所講的嗎？一部五經四書，那裡有君可虐民，民不能弑君的話？難道這些書你都沒有讀過嗎？」那學生埋頭下去，答不出話來。文明種又道：「後世摘出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』那一句書，遂以為國家是君所專有，臣民是君的奴才。你們想一想，這句話可以說得去嗎？」眾人都沒有出聲，停了半晌，文明種又道：「是必先有君，後有臣民，才可說得去。又必自盤古以來，只有他一家做皇帝，方可說得去。你們道有這些事嗎？」眾人都道：

「沒有這些事。」文明種道：「照盧騷的《民約論》講起來，原是先有了人民，漸漸合併起來才成了國家。比如一個公司，有股東，有總辦，有司事。總辦司事，都要盡心為股東出力。司事有不是處，總辦應當治他的罪。總辦有虧負公司的事情，做司事的應告知股東，另換一個。倘與總辦通同做弊，各股東有糾正總辦司事的權力。如股東也聽他們胡為，是放棄了股東的責任，便失了做股東的資格。君與臣民的原由，就是如此，是第一項說不過去。」眾人連道：「是，是。」文明種又說：

「三代以上勿論，自秦以後，正不知有多少朝代。當著此朝，口口聲聲都說要盡忠於此朝，和此朝做對敵的，能痛罵為夷狄，為盜賊。及那些盜賊夷狄戰勝了此朝時，那盜賊夷狄又為了君，大家的聲口又改了，又要盡忠於他，倘有仍想忠於前朝的，又說是亂臣賊子，大逆不道。所以君咧，盜賊咧，夷狄咧，其名是隨時而異的。這是第二項說不過去了。何如以國為主，統君臣民都在內，只言忠國，不言忠君，豈不更圓滿嗎？」說到此處，眾人都拍手。念祖起來問道：「適才先生所講的盧騷是那一國的人？」文明種道：「是法國人。當初法國暴君專制，貴族弄權，那情形和我們中國現在差不遠。那老先生生出不平的心來，做了這一本《民約論》。不及數十年，法國便連革了幾次命，終成了一個民主國，都是受這《民約論》的賜哩。」尚祖歎一口氣道：「可惜我中國還沒有一個盧騷！」

文明種道：「有！有！明末清初，中國有一個大聖人，是孟子以後的第一個人。他的學問，他的品行，比盧騷還要高幾倍，無論新學舊學，言及他老先生，都沒有不崇拜他的。」尚祖道：「到底那人為誰？」文明種道：「就是黃黎洲先生。先生名宗義，浙江餘姚縣人。他著的書有一種名叫《明夷待訪錄》，內有《原君》、《原臣》二篇，雖不及《民約論》之完備，民約之理，卻已包括在內，比《民約論》出書還要早幾十年哩。」繩祖道：「為何法國自有了盧騷的《民約論》，法國便革起命來，中國有了黎洲先生的《明夷待訪錄》，二百餘年還沒有影響，這是何故？」文明種道：「法國自盧騷之後，還有千百個盧騷相繼其後；中國僅有黎洲先生，以後沒有別人，又怎麼能有影響呢？」尚祖奮臂起道：「以後咱們總要實行黎洲先生所言！」文明種道：「現在僅據黎洲先生所言的，還有些不對。何以呢？黎洲先生僅伸昌民權，沒講到民族上來。施之於明以前的中國，恰為對症下藥，如今又為第二層工夫了。」必攘於是起身出席問道：「請問民族的主義為何？」文明種道：「大凡人之常情，對於民族的人相親愛，對於外族的人相殘殺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慈父愛奴僕，必不如愛其子孫。所以家主必要本家的人做，斷不能讓別人來做家主；族長必要本族的人當，不能聽外族來當族長。怎麼國家倒可容外族人來執掌主權呢？即不幸為異族所占，雖千百年之久，也必要設法恢復轉來，這就叫做民族主義。」必攘點頭稱是。

念祖又出席問道：「先生剛才說要離了此處，再往別方，這句話一定使不得。學生們離了先生，就好像孩子離了爺娘一般，我們一定要留住先生的駕的。」文明種道：「你們都已很好了，我在此也沒有什麼益處，不如讓我到別處去走一遭，或可再能開導些人出來，也算我文明種稍盡一分國民的義務了。」